

红红的月亮爬上来

钱续坤

好久没有专心地望月了，今夜不知从哪里喷涌出一股激情，我决定将目光投向深邃浩渺的天空。下了楼，站在阶前的空地上抬眼四望，不想目力所及的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天。天空中除了稀疏的几颗星星之外，其他的几乎没有什么，这不禁使我的心陡地生出一丝遗憾来，真不知这是我疏远了月亮的那一份皎洁，还是月亮漠视了我的那一份虔诚。

好在今夜是静谧的，也是属于我自己的。当我的目光触及到东边的一座楼顶时，先前的那一丝遗憾就倏地降下去，那上空的一片亮光，证明月亮本身已经上了东梢，只不过她暂时被高楼遮掩了去。但是这并没有使我真正地欣喜起来，因为长年累月在楼与楼之间的夹缝里为名为利穿梭奔走，我早已经忽视了这片天空的存在，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玩物赏月呢？这又如何让我说得清到底是一种幸福，还是一种悲哀？

穿街过巷，来到郊外一片较为开阔的空地边，月亮终于完完整整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本想月亮一定会是妩媚的，月光一定会是皎洁的，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：今晚竟是多年不见的红月亮！——尽管天空悬挂的不是如盘的圆月，尽管那红暂时还不是十分地耀眼，不过这的确是久违的精灵，是充满着神秘色彩与蛊惑情愫的奇异载体。这诱惑着我的思绪，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魂牵梦绕的乡村，兴趣盎然地想起了快乐浪漫的童年。

乡村的夏夜，人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晒场上乘凉。夜幕初降，刚刚吃完晚饭的小伙伴们，就手忙脚乱地抬出自家的竹床，开始抢占有利的地理位置。由于大人们还没有洗漱完毕，大家要么挤在一起玩耍嬉闹，要么安静地躺在竹床上看月亮和数星星；月亮终于爬上树梢，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悠闲地摇着蒲扇，不约而同地向着晒场聚拢过来。孩子们兴奋得欢呼雀跃起来，因为此刻又可以听到许多妖魔鬼怪和战斗英雄的故事了，当然也可以重新温习一下“吴刚伐桂”“嫦娥飞天”“天狗吞月”之类的神话传说。由于懵懂无知，我在童年时笃信月亮出现了圆缺，那肯定是被天狗偷吃了；而当月亮现出红铜色时，便认为这将要出现不可预知的血光之灾；更有那口若悬河的说书先生对红月亮的添油加醋，害得我每次抬头仰望星空，总是有意识地回避月亮的方向。

其实越想回避，反而越想窥视，这就是童年奇妙又复杂的心理。所以每次透过遮在眼前的指缝向上望去，那微暗的紫红色仿佛一枚古朴的铜镜，叫人看一眼便会染上忧郁的情调——我可怜的嫦娥，今夜的蟾宫会不会很冷呢？我可敬的吴刚，今晚你可还要高举锋利的斧头？我可爱的玉兔，此刻你是否还在躲避天狗那贪婪的嘴巴？好在红月亮只是一种特殊的天象，出现的机会也屈指可数，故而童年的绝大多数时光依然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；及至后来翻阅相关书籍，这才发现红月亮的出现只有两种情况：一是当月球位于地平线附近时，大气对月光的折射作用要强，而月光本身就是反射的阳光，这种折射作用对其中波长最长的红光最为明显，月亮在此时呈现出红色绝对不是偶然；二是月全食发生的时刻，虽然没有阳光直接照射到月球上，但地球大气可以把波长最长的红光折射到月球上，致使月亮在一个时间段里呈现出红色，而并非看不见月亮。

今晚所见的红月亮肯定不是月全食所形成的，因为它在空中的轮廓比较明显，并且那红有规律地按照暗红、紫红、大红的层次分布着。我将镜片小心仔细地擦了擦，睁大眼睛仰望着那枚古朴的铜镜，美丽的嫦娥不见了倩影，贪吃的天狗难觅了踪迹，但这并不影响我赏月的情趣与雅致，毕竟此刻我还能感受“明月有情来约我，夜来相见杏花梢”的温馨，还能体味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的惬意，还能抒发“唯愿当歌对酒时，月光长照金樽里”的感怀。

是呀，能在滚滚红尘里，守一枚剔透的红月亮在心中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；能在扰扰名利中，短暂地与红月亮痴痴守望，谁说这不是一种幸运与福气？！反正我是知足了，我愿意在今夜与红月亮相拥而眠，长相厮守……



冬日牧场 李昊天 摄



攀登 李昊天 摄

水上人家

胡 铭

一百年前，江苏盐城的一支船队逆江而上。船只大小不一，新旧不一，没人计较行驶速度，只要是朝着同一个方向。起风了，船儿泊岸而歇，喘口气。夜幕降临，船与油灯一同摇晃，包裹不住的微弱亮光躺在江面上，仿佛是一种支撑。

渔民一路向西，所到之处皆驿站。船儿聚散随意，时分时合。小船从支流缓缓拐进了武昌湖、青草湖，宽广的湖面少了漩涡，多了宁静，远处的芦苇像是一道长长的屏障，给人以安全感。于是，渔民择地而居，与船为伴，与水相生。

岁月刻在桅杆上，鱼腥染着他们的衣衫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……

那是一个不十分起眼的地方，甚至可以说是杳杳，一个大湖的杳杳。说得好听些，是一座小岛，其实并没有岛的立体和威严，不过倒也低调，与周边的水异常亲近，一起呼吸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渔民的后人仍从事渔业劳作，他们踩着这湾水，望着这片天，苦中有乐，尽管没有住房，没有户籍。最终，十几米长的钢筋水泥柱一根又一根地直插水底，托起一间间房屋，六户家庭宣告在此立足。六户人家，便逐渐成为地域名称。

渔民仍旧是渔民，只是他们由客人成了主人。添丁，分户，如今已增至二十四户，但还是沿袭以前的六户人家之名。对他们来说，六户有着神圣而非凡的意义。

偏僻的小天地，有了烟火，有了生气，更有了人声鸟语。水上人家，敞露于广袤的天空之下，挺立于荡漾的湖水之间，氤氲着古拙苍茫的气息。

没有响亮的广告，没有喧闹的商业，也没有颂扬的名篇。一切在静静地散发，哪怕是一种澎湃，都是那么的含蓄、内敛。幽深出暗香，一拨又一拨的人奔此而来。

走过田埂，还需乘船摆渡。那水中的树，水中的草，生命力如此旺盛，就像水面上走动的人。

上岸后是一级级台阶，没有扶手，这是原生态的味道。再往上，是他们自建的房屋，构造极为简单，几乎没怎么装饰。朴素是本色，一种风

蚀不了的本色！

微风挟裹着水汽，阵阵拂来，温润可人。有别山野之风的恣肆，有别城市之风的浮躁，它以自己的方式生存，哪怕是独立的。

倚栏远眺，水天一色。近处，黄黄绿绿，很规则地占据了大半个水面。黄的是杂草，绿的是荷叶，出生时间不一样，当然会有不同程度的衰老。野生之物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养就一身毅力。尤其那些水中野草，或许是风向、地势的因素，向内抱团生存，向外遍洒成群。

“走！带你们到湖上兜一圈。”船老大老李一句话，大家顾不上拍照，穿好救生衣，冲上了小船。

霏霏细雨，给暮秋披上了凉意。原先撑开的几把伞，最后竟慢慢收拢起来，也许这样更贴近自然，更能领略到上苍别样的青睐。

老李真是行船的好把式。船沿着宽窄不一、九曲回肠的水道行进。这条路之所以特别，就是因为是靠船只硬闯出来的。弯曲之中，蕴含了渔民们辛劳的人生轨迹。芦苇、荷叶、茭白等摇摇晃晃，扑面而来，游人穿梭而过，触手可得，但终没有伸手，怕伤着它们。虽不再有往日的鲜亮，却依然傲立，展示着最后的尊严和风采，毕竟它们也曾年轻过，壮丽过。很多地方我们都能见到这些植物，只是这儿的它们多了一份率性和野性。

从头上轻轻划过，小鸟扇着翅膀，洒下清脆的叫声。远处几只小水鸭摆弄不同的姿势，撒着欢，待到船临近时，便“嗖”地一下钻入丛中，责怪游人打破了它的宁静。

不一会，船又被茫茫的湖水所包围，眼前开阔一片。置身于此，感触多多，更有浩瀚与渺小的直接对碰。心，重重地清洗了一遍。

老李热情地端来炒熟的莲子，这莲子采摘于湖中，软软的，香香的。剥开一颗颗莲子，宛如打开了一个个故事。莲子的甜，莲芯的苦，在咀嚼中交错。

六户人家有着内在的魅力，更是一种朦胧感。无论静谧还是奔腾，无论外表还是内涵，都会让你萌生再来的欲望。